

天鹄

副刊

龙江故事

主编:文天心 责编:董云平 执编/版式:石琪 美编:倪海莲 投稿邮箱: ab4655106@163.com



请关注龙报头条新闻APP 文旅频道·妙赏专栏

2024年10月的一天,排爆英雄于尚清的儿子于嘉打来电话,想请我写墓志铭。于嘉说,父亲去世整整十年了,骨灰一直存放在灵堂,他买了一块墓地,希望父亲入土为安。

放下电话,如烟的往事,一一呈现在我的眼前。

A

记得第一次见到老于是2004年夏秋之交,我带工作组去齐齐哈尔市公安局调查核实他的事迹。初次见面,身材不高,已经发福,面相有些木讷的老于给我的印象很平常,但当他显得有些吃力地挺直腰身,举起残指敬礼时,我心头不觉一震。

来之前,我查阅了相关材料,也听到了一些诸如“违反操作规程”“蛮干”等不同声音。随着“翻箱倒柜”,一个真实的老于呈现在我们眼前。不过,参与撰写事迹稿的同志反映,老于不善言辞,谈事像挤牙膏,更无“闪光的语言”。这以后,采访过老于的著名导演高群书,央视主持人王志,凤凰台主持人鲁豫,以至名嘴老梁,也曾发出过类似的感叹。

一些年来,见多了开口即是大词大语的“先进人物”,“另类”的老于,反倒让我觉得踏实、可信。

至于那些议论,今天我们重新审视,不得不说当年公安机关,排爆的组织指挥,防爆器材的储备,乃至拆弹训练几乎都是空白,更没有所谓的“操作规程”。而作为临危受命的于尚清,一次、两次、三次乃至多次慷慨赴险,确实使他的英雄本色攀升到了极致。

我和《征服》(《东京审判》)的导演高群书探讨过这个问题。高群书认为,面对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,一个人身体的任何反应都应看作是出于本能。普通人和英雄的区别在于,前者在危险面前会由于恐慌、心悸、害怕、逃避或自保,这种动物的本能即使进入道德领域也无可指责;后者则会本能地遵循一贯的利己主义原则,出让安全的权利,走出一条牺牲自己的道路。毫无疑问,在危急关头,于尚清自然而然地扮演了“逆行者”“孤勇者”的角色。

现如今,六根分别由火药和玻璃渣渣填充的土制雷管,被黄色胶带紧紧缠在一起,引线的另一头连着BP机的仿真品,被存放在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建华分局刑事技术大队物证室。老于连续拆除十一颗炸弹的经典瞬间,也被定格在电影《千钧一发》镜头中。这部获得多项大奖的影片由黑龙江公安协助拍摄,编剧是政治部的处长兰景林,主演是哈尔滨派出所民警马国伟。导演就是高群书。

B

我写的介绍于尚清的随笔《一个有故事的警察》在省报刊发后,省内多家媒体转载,省领导同志作了批示。后收入散文集《纸上声》。当时我给老于打电话,问他文章和领导批示看到了吗?他回答,“看到了”。“有什么感想?”我希望他说点什么,他只是笑。

相识后,我曾把电话号码给了老于,告诉他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。但在记忆中,他从未主动给我打过电话。只是2012年我到北京做肿瘤手术时,他给我发了个短信说,“我很想你”。每次见面,我都问他“有什么事没有?”他总是说“挺好的,没事”。后来我听说,他负重伤七年都没能领到伤残证和伤残补助金,也不让家人去找。虽然最后在省厅督办下解决了。但我心里一直很内疚,感觉对不起遍体鳞伤的老于。

D

最后一次见到老于是2013年腊月,受公安部和孙永波同志的委托,我陪同部宣传局刘局长专程去齐齐哈尔慰问于尚清。佳节将近,老友相逢,一向寡言少语的老于和老伴抱着龙凤胎孙子、孙女,喜笑颜开。仿佛是上天的眷顾,儿子、儿媳龙凤胎降生,给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于尚清以莫大的慰藉。于嘉说,有一次父亲在家里昏厥过去,是两个孩子把爷爷唤醒了。

我退休后,老于几次托人给我捎来他和老伴做的东北大酱和咸菜,还有咸鸭蛋。彼此一直惦记着。接到于嘉电话的当晚,我失眠了,夜半提笔写下墓志初稿:

于尚清,中共党员,人民公仆。少从军,再转警,历三十九载。为人忠信乐易,履职尽责竭力,排爆除险,九死一生,终不负公安英模、全国劳模之殊荣。功崇德钜,光昭后人。

于尚清的骨灰下葬时,墓志以齐齐哈尔市公安局的名义,镌刻在墓碑上。

E

于尚清的老伴老杜告诉我,老于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“我累了,想睡会儿”,之后就陷入了深度昏迷……

花开花落,一年又一年。老于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,但他的身影依然在人民警察的队伍中,他的故事依然在流传,不断被续写。老于的生命虽然只有58岁,但正如一位哲人所说:“生命最长的人并不是活的时间最多的人”。

今晚,今晚的月亮真圆!她以明眸凝视着我。对于不经常乘坐公交的人,这二十分钟左右的车程也是一段不错的体验,可以让我抒发一下杂感。

公交车上“支付宝乘车”“滴滴优惠乘车”“老年卡”“学生卡”“扫码成功”提示音此起彼伏。听着这些声响,看着相对空旷的车厢,不由忆起从前通勤时的场景。那时要换乘两个单位的通勤车(哈飞公司坐到安乐街,和兴路或红旗大街,再乘化工二厂的通勤车到学校),那时的我,是那么执拗而节俭,就因为办理了哈飞公司的月票,即使每周学校有一天下午没课也不肯坐其他车回家,就那么痴痴地等着晚上的一趟通勤车。冬天等车极冷!记得1992年、1993年那两个冬天,我们几个女同学在红旗大街站下车后,有一位好心的老大爷每天都会让我们去他家歇脚暖和暖和。那个年月,素昧平生的人却彼此不设防,那时人心,世情真的如珠玉般莹澈可贵!

那时,每月还报销通勤费,要上交乘车时的票根给劳资组长(哈尔滨平房区的38路和43路,后来改成今天的338路和343路),她会将票一张张粘起来,仿佛粘贴起我们长长短短的旅程。遇到票不够时我还买过成打的车票。那时每台公交车上都有售票员,她们会大声喊票;会要求乘客给老弱病残者让座;(那也许是我对女汉子最初印象)那时的公交很挤,人被挤得像一盒罐头瓶子里装着沙丁鱼;那时也有人趁乱逃票。现在想来,当时的烦躁却沉潜成多年后一个冷月夜,记忆中的一抹暖色。

因为担心一个女孩子通勤不安全,1994年我从香坊区化工二厂

技校毕业时,父亲执意将我调回哈飞汽车,从此我的生活被改写了。前些天我和先生说:“如果我们的父母都还健在,看到自己的孙子(外孙)成为了蓝火焰部队里一名合格的消防战士,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感想?”先生说:“如果父母还在,我们的人生轨迹一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,你应该还在照顾母亲。”

忽然觉得,人的际遇仿佛被一双无形的手所掌控。人生五味杂陈,愿每个人都能活在当下,笑对过往,恬淡安然。月光如水,星影稀疏。我的家就在平房区消防救援大队后身。在友协大街消防救援站前下车时,路过门岗,儿子正在执勤。儿子看我路过,很严肃地敬了个军礼,一句话没说。顿时,我的眼泪倏然而下。我回了一下头,儿子在灯光下,身姿英俊,像一棵松树挺立着,岿然不动。

□陈晓林



《天柱》版画 2000年 晁桐

C

如果说老于在生死考验面前是英雄,那么在与伤病病痛搏斗中,他同样是战士。老于去世后,我写了一首悼诗:

一声巨响/数不清的碎片嵌入身体

其中一枚化作金灿灿的勋章挂在了胸前/成就英雄的路是鲜血浇灌/英雄之后的路有花朵也有泪水

从老于负伤直至复发不治,这十一年间,他是怎样过来的,旁人难以想象,老于也从不谈及。老于去世后,单位整理他的遗物,发现一个鞋盒,里面装满了去痛片盒。

我曾查阅过老于的病历,老于伤得很重,右手拇指折断,食指炸伤,手掌炸裂,左眼失明,右耳失聪,一百多枚金属、玻璃碎片嵌入体内难以取出,裆部几乎炸烂,腰椎也受到重创。十一年间,他做过大小手术十余次。2010年,老于旧伤复发,疼痛难眠,8月在齐齐哈尔医院做了脊椎切除术,病情不见好转,11月又在哈医大一院,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手术,吸出了碎骨渣,植入五颗钢钉,将脊椎重新固定。最后一年,由于长期大剂量的服药,老于消化道开始出血,体重从150斤降至120斤,最后消瘦的不到一百斤。在北京306医院下达的病危通知书上,对于尚清病情做了这样描述,“严重心律失常,心力衰竭;上消化道出血,导致

出血性休克;多器官功能衰竭……

有一年,我带队参加全国公安英雄模范表彰大会,与老于在京西宾馆有一次深谈。我问他,中央台“面对面”主持人王志问你,第一颗炸弹拆除成功后,最想做什么?你为什么回答,“想去泡个热水澡”?老于说,当时就是想放松一下,找回从地狱重新回到人间的感觉。我再问老于,如果可以的话,你愿不愿意拿伤疤去换取今天的荣誉?老于的回答是,“不愿意”。

老于在部队时就是中校军官,技术骨干,多次立功,转业后分配在基层,长期担任分管危险品的普通民警,但他从未有过半句抱怨。成了闻名全国的英雄后,他还在基层,还是普通民警。我曾几次问老于要不要给市局领导打个招呼,他坚决不同意,说“我只有半条命了,别耽误了工作。”我注意到,在北京,在鲜花和掌声簇拥下,老于并未像有的同志那样兴奋异常,依然沉稳、内敛。

子承父业的于嘉说,随着年龄的增长,他更加理解了父亲,在世俗社会中,在各种考验和诱惑前,父亲荣辱不惊的定力,本色自然的为人做事,仿佛走入了一种化境。

老于在淡定中有自己的坚持,他身上所具有的,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缺乏的。我虽然年长老于,职级也高出许多,但在他面前,自愧弗如!

尔滨之恋

温暖的「雪国」

□岑欣夏

哈尔滨天气越来越冷,大家慢慢穿起了厚衣服,显得有些笨重。道路两旁的树木也褪去了绿色的衣裳,变得光秃秃的,只有松树的枝叶还保持着翠绿,顽强抵抗着冷风。在路上走的时候迎面吹来了几片雪花,我抓住又轻轻松开,冰冰凉凉的触感,原来这就是雪。

一天清晨,舍友兴奋地拉着我趴在窗户看,目之所及,都是白茫茫的一片,一缕缕的阳光洒在大地上,好似披了一层金黄色的外衣,天空还在下着细细密密的雪,路上的同学穿着厚厚的羽绒服,歪歪扭扭地走在雪地上,像一只只俏皮的企鹅。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,第一次看到这梦幻般的雪景,好似走进了童话的王国。

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宿舍门,冲向了雪花的世界。宿舍外面雪堆得很高,看起来非常难走,我紧跟着其他人的脚步,踏上积雪的道路。第一次踩着这么厚的积雪,我感觉很奇妙,好像踩在面粉里,有些轻柔,还有些蓬松,站在上面还能听到雪被压实的细微声音,回头看,雪地里都是我们行走的痕迹。

我摘下手套,好奇地抓一把路上的雪,冰冰凉凉的,摸起来还有一些沙沙的质感。原来雪是这样的,我赶紧拿出手机拍照给我南方的朋友们。他们听说我来东北读书,都非常期待见到雪的样子。这下,我们终于实现愿望了。我把他们的名字写在路边的雪地上,写在了车窗上,拍照给他们,然后再偷偷擦掉,不能让别人发现了我的秘密。

同一时刻,南方的天气刚刚褪去了暑热,逐渐转凉,当他们收到我的讯息后,也发来了问候,跟我一样显得十分好奇和兴奋。他们也在沙滩上写上了我的名字。一南一北,雪地和沙滩,都是大自然神奇的创造,让我们在同一时空下,体验到截然不同的风情。

曾经我以为哈尔滨的雪是天天都下的,随着我在那里生活才发现,下雪还是一件看天意的事情。东北的雪就跟下雨一样是偶尔才会下,只是它是固态物,会以雪的形态停留在大地上。想到自己对雪贫瘠的认识,我不禁感到有些好笑。

断断续续地下了几天雪后,积雪更加厚实,我的东北舍友热情地带着我打起了雪仗,他们告诉我这是东北特有的欢迎仪式。等一个雪晴的日子,我们在校园里挑了一块宽敞干净

的雪,便开始了我们的游戏。

我们把雪揉成一大团雪球,互相扔着,在雪地里你追我赶。雪地上都是厚厚的雪,我们也跑不快,要是追上了谁就直接摀倒,把雪扔在他身上。然后,其他人抓住他的四肢,把他扔进更深的雪堆里,等他站起来就马上跑开,绝不承认自己刚刚参与了那一场恶作剧。

玩累了,我们便直接躺在雪地上,洁白的雪就像天然的蚕丝被,躺在上面柔软舒服。等我们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,雪地里留下了我们身形大小的雪坑,就像放倒的小雪人,看起来非常可爱。但第二天再看的时候,这些凌乱的雪迹却无影无踪,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,为冬日增添了一份神秘感。

人类是善于创造的生物,我们总能想到办法,用自己无限的创造力在雪地上留下独有的痕迹。走在操场上,映入眼帘的是同学们堆砌的形态各异的小雪人,憨态可掬的样子非常可爱,好像电影里迎宾的小童。路边光秃秃的树条也不再寂寞,被同学们挂上了一个个可爱的爱心和小果子,为冬日增添了一份温暖。校园的凳子也迎来了新朋友,一群胖乎乎的雪鸭子乖巧坐在上面,静静地欣赏着这冬日的美景。

冬日的礼物不仅有柔软的雪还有坚硬的冰。东北寒冷的天气容易形成坚硬而又厚实的冰,人们在这上面建造冰上乐园。我迫不及待地体验了滑冰的乐趣。开始的时候,我非常不适应这种不受控制的感觉,怎么都站不住,全靠我旁边的舍友扶着我走。在经历几次摔倒之后,我才开始慢慢掌握滑行的感觉,不需要别人扶也能绕着滑冰场行走。但速度不能快,一快就容易失去平衡,又再次摔倒。

我之前很喜欢看花样滑冰比赛,看着他们优雅又丝滑的表演,给人美的极致享受,幻想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在冰上自由舞动,但没有想到自己真的滑起来这么艰难。幸好有东北好友的陪伴和鼓励,我才能勇敢地迎接这个挑战。

哈尔滨的雪和人一样极具包容性,不仅覆盖了哈尔滨的每一寸土地,更容纳了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,让异乡的人不仅感受到美丽与温柔,还感受到了家的美好和温暖,无论我将走向何方,我将永远记得这座雪的王国。



《融雪》中国画 2021年 张洪刚

杂感

□小可